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陽湖



雲崧

舊唐書源委

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

後

避劉智遠諱但名昭宋史有傳

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卷

上之賜器幣有差紀此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也然

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有功於唐書之處但書其

官銜監修國史而已蓋昫為相時唐書適訖功遂由昫

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

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

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五代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令天

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詞藻凡內外臣僚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沿革有可採者並送官紀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日朝報逐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請賞從之後唐紀及五代會要聞成都有本朝實錄即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九朝實錄而已後唐紀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年未潰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功不可泯也今據薛歐二史及五代會要諸書考之晉天福五年詔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同修唐

史宰臣趙瑩監修晉紀瑩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

纂補實錄及正史瑩傳賈緯丁憂歸瑩又奏以刑部員外

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晉紀瑩又奏請據史館所缺唐

書實錄下勅購求况唐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薛仲皇

甫煥撰武宗宣宗實錄皆因多事並未流傳今保衡裴

贊現有子孫居職或其門生故吏亦有紀述者請下三

京諸道凡有此數朝實錄令其進納量除官賞之會昌

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黨有武宗伐叛之書康

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凡此之類令中外臣僚

有撰述者不論年月多少並許進納從之表是此事趙

瑩為監修綜理獨周密故瑩本傳謂唐書二百卷瑩首

十一 史記
有力焉昭宗一朝全無紀注天福中張昭遠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五代史補是張昭遠於此事搜輯亦最勤故劉昫上唐書時與昭遠同署名昭遠尋加爵邑酬修史之勞也晉紀賈緯長於史學以武宗之後無實錄採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入史館與修唐書緯傳今舊唐書會昌以後紀傳蓋緯所纂補又趙熙修唐書成授諫議大夫賞其筆削之功熙傳是則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功居多而劉昫傳並不載經畫修書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爲昫所撰而不知成之者乃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故特標出之

新唐書

宋仁宗以劉昫等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紀志表祁撰列傳故事每書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署以進修傳祁奉詔修唐書十餘年出入卧內嘗以稿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祁傳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

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四十卷以上見宋史各本傳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歐宋得藉為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於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宋史夏卿傳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熟於唐事奏為編修官宋史敏求傳是刊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俛助宜其稱良史也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

唐時修實錄國史者皆當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高祖

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皆敬播撰房元齡監修又貞觀實錄四

十卷令狐德棻撰貞觀十三年以後事長孫無忌監修其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顧允鄧世隆慕容善行孫處約劉顛庾安禮俱為修史學士見德棻及允處約等傳

其後許敬宗又奏改正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敬播等所修頗詳直敬宗輒以己意改之敬宗貪財嫁女於錢九隴本

皇家隸人也乃列之於劉文靜等功臣傳又其子娶尉遲敬德女則為敬德作佳傳以太宗賜長孫無忌之威賜敬德者事見敬宗傳而播傳又謂播與敬宗同撰蓋當元齡無忌監修時播已在事至是又狗敬宗意而與之同改修耳高宗以其事多失實又命宰

臣刑正見郝處俊傳高宗實錄二十卷許敬宗令狐德棻等撰後修實錄三十

卷德棻等所撰止乾封劉知幾吳兢續成之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實錄一百卷見魏元忠志

述所撰高宗實錄三十卷見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志

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冲華承慶崔融岑羲徐堅撰劉知幾吳兢刪正見藝文志及元忠傳按劉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武三思不聽而吳兢書張易之誣元忠有

不順之言引張說為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力阻始對武后謂元忠無此語後說
見實錄所書如此囑說改之說曰如此何名實錄是劉吳二人修實錄尚多直筆
宗實錄二十卷 見藝文志謂吳兢撰而岑義傳又謂義撰其書節愍太子之
難謂再祖雍誣睿宗及太平公主連謀義密疏保護之是岑
義亦在修
史之列 **睿宗實錄五卷** 亦吳兢撰劉知幾又有太上皇實
錄十卷記睿宗為太上皇時事也 **元宗實錄**

二十卷 張說與唐穎等撰開元初年事 **又有開元實錄四十七卷** 見藝文志不
著撰人姓氏 **代**

宗時又修成一百卷 令狐暉撰時起居注散亡暉哀援詔策成之而開元
大實間名臣事多漏略拙於去取不稱良史見暉傳

肅宗實錄三十卷 元載撰 **代宗實錄四十卷** 亦令狐暉撰暉受詔纂
修未成坐事貶外詔許

在外成書元和 **建中實錄十卷** 沈既濟撰時稱
其能見既濟傳 **德宗實錄五十卷**

蔣又韋處厚獨孤郁樊紳林寶等撰凡五年書成裝珎監修 **順宗實錄五卷** 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
甫監修按愈傳修順宗實錄

拙於取舍為世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改修而愈婿李漢將係皆在顯位諸公難
之又鄭覃傳文宗嘗謂事不詳實史臣韓愈登屈人耶是當時論者皆多此異議然
路隋傳謂愈所書禁中事皆切直宦官不喜咸議其非故文宗詔隋刊正隋奏周居
巢王彥威李固言皆謂不宜改而宰臣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
不可參撰臣獨以為不然愈所書本非已出自元和至今無異詞但請示其甚謬者
付下刊定可耳乃詔摘出貞元永貞間數事改正餘不復改據此則愈所撰本非失

實特官寺等 **憲宗實錄四十卷** 將係沈傳師鄭翰陳夷行李漢宇文籍蘇景
妄論之耳 允撰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修勅隋與處厚

更日入直書未成且免常參傳師尋授湖南觀察使元穎引張說令狐暉之例奏令
傳師以史稿即官下成之俱見各本傳按憲宗實錄凡兩次重修武宗時李德裕當
國欲掩其父吉甫不善之迹奏請重修詔允之并令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時同
進史官鄭亞等希德裕意多所刪削德裕又奏舊本多載禁中之言夫公卿論奏必
有章疏藩鎮上表亦有批答若徒得自其家未足為據今後實錄所載必須有據者
方得紀述從之議者謂德裕以此掩其改修之迹也又李漢傳漢修憲宗實錄書幸
相李吉甫事不相假借德裕惡之乃坐以李宗閔黨貶逐此會昌中重修也及宣宗
即位又詔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李德裕擅改張奪他人之懿節為私門之令猷
周墀亦奏德裕竄寄他事以廣父功乃詔崔龜從

等刊落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見本紀及各本傳內 **穆宗實錄二十卷** 蘇景
彥威楊漢公蘇滌

裴休撰路隋監修 **敬宗實錄十卷** 陳商鄭亞撰
李謙長監修 **文宗實錄四十卷**

盧耽蔣偕盧告牛 **武宗實錄二十卷** 韋保衡
監修 **宣宗以後無實錄**

叢撰魏謩監修 **大順中詔修宣懿僖實錄而日歷記注** 缺史官裴廷裕因撫宣宗政
事奏記於監修杜讓能名白東觀奏記凡三卷以後諸帝皆無實錄 **此諸帝**

實錄見於各本紀列傳及藝文志者也其總輯各實錄
事迹勒成一家言則又別有國史先是吳兢在長安景

龍間任史事武三思張易之等監修事多不實兢不得志乃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後出為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會蕭嵩領國史秦遣使就兢取其書凡六十餘篇兢傳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尙未完備開寶間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傳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而敘天寶後事去取不倫史官病之芳傳此第三次國史也後芳謫巫州會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力士質問而國史已送官不可改乃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亦芳傳然芳所作止於

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韋渙李荀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為續唐歷三十卷蔣偕崔龜從等傳此第四次國史

也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乃盡行散

失據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二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京城

陷賊後皆被焚休烈奏請降勅招訪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賞數月內僅收得兩卷惟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

一十三卷送於官是天寶後所存僅韋述之本也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

屢詔購訪據舊唐書宣宗紀論云宣宗賢主雖漢文景

不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二三又五代會要所云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祇存實錄武宗并祇實錄一卷則雖有詔購訪而所得無幾此五代時修唐書之難也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然則不惟舊唐書多所闕漏即新唐書搜採極博亦尚歉然於文獻之無徵也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易

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知其全用實錄國

史而不暇訂正也以本紀而論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

宏之死由武后醜之也而書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

綺雲殿新書書天后殺章懷太子之死於巴邱亦武后令邱神

勣迫令自殺也而書庶人賢死於巴邱新書書天后殺庶人賢薛懷義

承辟陽之寵至命為行軍大總管以宰相李昭德蘇味

道為其幕僚後以恣橫殺之而后紀絕無一字及懷義

新書書永昌元年白馬寺僧薛懷義為行軍大總管擊突厥證聖元年書殺薛懷義張易之兄弟被誅本張東

之等建謀舉事而書張易之與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

羽林軍桓彥範等誅之新書書張東之崔元暉等以羽林兵討亂張易之等伏誅帝復於位其後張

東之等五王為武三思誣構至死亦全不書楊貴妃本
壽王瑁妃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召入宮此開元二十八
年事也本紀亦不書直至天寶四載始書冊太真楊氏
為貴妃而絕不見其來自壽邸之迹新書則先書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後書冊太真
至如穆宗以下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紀絕不書凡
故君紀內必先書遺詔以某嗣位而於新君紀內即書
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彌留時所
定而宦官無與者此本紀之迴護也其列傳如皇后傳
內憲宗郭后歷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闈之尊諸帝孝
養備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鄭本后侍兒有宿怨宣宗奉
養遂薄后鬱鬱登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其

後議葬景陵外園太常王皞請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
敏中責之皞曰后乃憲宗元妃事順宗為子婦歷五朝
母天下豈容有異議皞遂貶是郭后在宣宗時不得其
死自是實事見新書及通鑑而舊書后本傳乃云諸帝既極孝養
宣宗繼統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
興慶宮一似全福令終並無嫌隙之處又宣宗母鄭本
丹陽人有相者云當生天子李錡聞之納為妾後錡反
沒入宮憲宗幸之遂生宣宗見新書及通鑑是后之由李錡沒入
掖廷自有原委而舊書但云憲宗時在內職御女之列
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亦是諱其所出也
曹王明之母本齊王元吉妃太宗納之而生明後即以

明為元吉後見新書曹明王傳而舊書不載楊宏武為吏部高宗

責其授官多非才宏武對曰臣妻悍此其所囑故不敢

違蓋以諷帝也見新書宏武傳舊書宏武傳不載蘇良嗣為相遇

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謂

懷義曰師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勿犯之見新書良嗣傳

而舊書良嗣傳不載甚至褚遂良傳不載其傾陷劉洎

之事李世勣傳不載其瞻狗立武后之事辛雲京傳不

載其激變僕固懷恩之事懷恩引回紇可汗兵討賊過太原辛雲京以可汗係其婿恐被襲遂閉門不出備軍及回紇討賊還過城下亦不出於是懷恩怒遂叛通

鑑載之甚詳亦見舊書懷恩傳而雲京傳不載田神功傳不載其先為

賊將之事神功先為安祿山兵馬使歸朝後守陳與賊戰不勝又降史思明思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歸順舊書竟不敘但云上元中為平盧兵馬使破賊於鄭州似未嘗失身於賊李勉傳不載其逃棄汴城之事

者豈以其晚節忠樸而代為諱耶

李希烈攻襄州詔勉出兵救之勉以賊兵攻襄則許下必虛攻許則襄圍自解乃遣

將攻許未至為賊兵所敗希烈自來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收狀但

云若與賊戰多殺無辜遂南奔而傳論并謂與其坐受喪收不如避寇全師是更為洗雪矣郝玘傳不載馬璘不城

臨涇之事玘為臨涇將請於其帥馬璘城臨涇以控戎騎或謂璘曰如此則邊塞久安公復何足重乃不聽舊書但云玘請於主帥不聽而不著馬璘姓氏似為璘諱者李輔國傳不載代宗遣人夜刺殺之事但云夜

盜入其家殺之魚朝恩傳不載帝使人擒縊之事但云

自縊死蓋當時朝旨本以為盜殺及自縊故國史從而

書之此又列傳之迴護也實錄國史書法既有迴護易

代後修史時考其非實自應改正而直筆書之乃舊書

書法仍復如此知其全用舊史之文不復刊正也今按

唐紹傳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儀注不合坐斬

今上指元宗也此元宗實錄原文也劉仁軌傳後引韋

十二 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九

述論云仁軌好以甘言悅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
下推善於君故身後毀譽各異此引用韋述國史舊文
也而劉仁軌裴行儉郝處俊傳論并稱仁軌曰劉藥城
行儉曰裴聞喜處俊曰瓶山不稱名而稱爵邑史家無
此法更可見韋述當日尊呼前輩之稱而非易代後史
官之詞也崔元翰傳謂李汧公鎮滑臺辟元翰爲從事
汧公李勉也薛伾傳謂尙父汾陽王召置麾下汾陽王
郭子儀也此并是元翰伾家狀送入史館者國史卽用
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時亦卽用之不復改也惟全錄舊
文而舊時史官本皆名手故各傳有極工者如高仙芝
封常清二傳似分似合常清傳內載其臨死謝表鬱勃

悲涼而繼之以仙芝之死嘆息數語覺千載下猶有生
氣又如郭子儀傳乃裴垍所修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
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至會昌以後無復底本
雜取朝報吏牘補綴成之故本紀書吳湘獄案至千餘
字咸通八年并將延資庫計帳貫匹之數瑣屑開入絕
似民間記簿其除官必先具舊銜再入新銜如以某官
某人爲某官下至刺史亦書於本紀是以動輒累幅雖
邸抄除目無此繁蕪也然亦有未可輕訾者凡本紀祇
略具事由而其事則詳於列傳此書如龐勛之亂黃巢
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劫遷朱溫之篡弒卽於本紀
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如遷固本有此體非必

紀內只摘事目也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爲
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
昭遠賈緯等亦皆精於史學當缺漏支詘中仍能補綴
完善具見撰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
遠甚此耳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入俚簡則
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於文
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
可沒也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謚隋太上皇
爲煬帝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獲隋蕭后及煬帝孫正

道此大事也而本紀不書

舊書

薛舉寇涇州雖因秦王卧

病劉文靜出戰而敗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書劉文靜

及薛舉戰敗績

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獻

俘於朝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本紀但書建德伏誅

而世充放流之事不書則世充如何決遣乎突利頡利

兩可汗也乃李靖擒頡利則書突利來奔則不書侯君

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則書李靖擒吐谷渾慕容伏允則

不書體例亦不畫一凡書伏誅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

元宗講武驪山以儀注有失斬唐紹紹死後元宗追悔

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書唐紹伏誅

舊書唐紹斬於纛下

封常清與

祿山戰敗奔陝郡勸高仙芝速守潼關仙芝至關繕守

備賊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無死罪也而書封常清高仙芝伏誅舊書斬常清仙芝於潼關是不亦太刻乎此數人皆書伏誅

矣宦官陳宏志弑憲宗倖逃其罪文宗始賜死於青泥驛新書於憲宗紀既書陳宏志反帝暴崩矣又於文宗紀論謂帝能誅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則青泥驛之賜死自必應書伏誅乃反書殺陳宏志一似無罪而枉殺者此更兩失之也奉天之圍朱泚來攻二十餘日皆渾瑊晝夜拒戰得保危城而本紀但書甲子瑊與泚戰城下敗之似瑊之戰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積慶太后崩此文宗母也本紀但書皇太后則竟似宣宗母矣宰相王鐸赴滄帥任路經魏博為節度使樂彥禎所害新

書但書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似為彥禎諱者此皆歐公過求簡淨之失也新唐書本紀及五代史皆歐公重修然五代史係歐公私自撰述從容訂正故無遺議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頗緒繁多不暇檢校入細試平心論之宋景文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為之諱也當日進呈時宋仁宗即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歟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歐公本紀書法凡反逆者雖遺其將拒戰亦必書逆首姓名不書賊將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權董昌等部將不多舉事又小書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祿山

史思明等地廣兵雄遣將四出其將又皆僭大官擁大衆分路專征各當一面此豈得概以逆首之名書之乃常山之陷本賊將蔡希德也而書祿山陷恆山郡渥水之戰本魯炆與賊將武令珣戰而敗也而書魯炆與祿山戰渥水敗績靈寶西原之戰本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而敗也而書哥舒翰與祿山戰靈寶西原敗績潁川之陷本賊將阿史那承慶也而書祿山陷潁川郡執太守薛愿且祿山既入東京即在東京僭號及潼關不守天子幸蜀祿山遣張通儒為西京留守田乾真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祿山未嘗親至長安也據苗晉卿傳是時衣冠多為賊脅自陳希烈以下皆送洛陽又

崔光遠傳光遠為京尹偽遣其子東見祿山祿山仍以

光遠為京尹

光遠赴靈武祿山乃遣田乾真為尹

是祿山未至長安之明証而

書祿山陷京師即新書祿山傳亦云祿山未至長安羣

不逞爭取大盈庫及百司帑藏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

民間貲財盡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祿山為親至長安

矣祿山為其子慶緒所弑慶緒亦在東京未嘗出洛陽

一步

如廣平王收西京慶緒自東京發兵使嚴莊率赴陝助通儒等拒戰及收東京陳希烈等二百人皆待罪於天津橋南此又慶緒據守東京並未至

長安之明証而至德二載二月書郭英又及慶緒戰於武功敗

績又書郭子儀及慶緒戰於潼關敗之又書子儀及慶

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又書崔光遠及慶緒戰於駱谷敗

之廣平王收京時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澧水敗之

遂復京師并書慶緒奔於陝郡

是竟以慶緒自長安東奔矣

又書廣平王

及慶緒戰於新店敗之遂復東都據此書法一似慶緒

處處身在行間者其實香積寺之戰

即澧水之戰

乃賊將安守

忠李歸仁拒戰而敗張通儒在長安即出奔也新店之

戰賊將嚴莊自東京來助戰而敗也而新書概書慶緒

不幾使觀者回惑乎

代宗紀內却明書克京城後代宗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於陝州代宗及郭子儀李嗣業大

敗之是又明知慶緒之未至長安也既處處書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戰又書

郭子儀敗祿山將高秀巖陳雷之戰又書嗣吳王祇敗

祿山將謝元同常山之復書郭子儀李光弼敗祿山將

史思明雍邱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令狐潮堂邑之戰

書顏真卿敗祿山將袁知秦白沙場之戰書張巡敗祿

山將翟伯玉劉橋之戰書子儀敗慶緒將李歸仁清渠

之戰書子儀及慶緒將安守忠戰敗績是又各書賊將

之姓名而不書祿山慶緒此又自亂其例也

新書改編各傳

舊書武后有本紀遂不列后妃傳新書以其稱制後政

事編作本紀而猥棄諸迹仍立傳於皇后傳內舊書

帝子傳各隸於諸帝之朝新書總編於后妃傳後舊

書無帝女傳故平陽公主附於其夫柴紹傳後太平公

主附於其夫武攸暨傳後新書另立公主傳舊書無

姦臣傳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燦等皆在

列傳新書另立姦臣傳而義府子湛能與李多祚等同

誅張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傳後而入多祚傳 舊書
 無叛臣逆臣傳但以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尙
 孫孝哲朱泚黃巢秦宗權列在末卷稍示區別然高尙
 孫孝哲皆祿山將校則附於祿山傳可矣何必另立專
 傳此二人既有專傳則賊將尙有崔乾祐張通儒安守
 忠尹子奇等皆賊將之劇者何以又不立傳乎朱泚既
 在末卷而從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傳豈不
 輕重倒置新書則分叛逆二項以李希烈安祿山父子
 史朝義父子及朱泚黃巢秦宗權董昌等舊書無昌傳
新書增入 僭號
 稱尊者入逆臣傳而賊黨即附其傳後以僕固懷恩周
 智光梁崇義李懷光等背國自擅者入叛臣傳分類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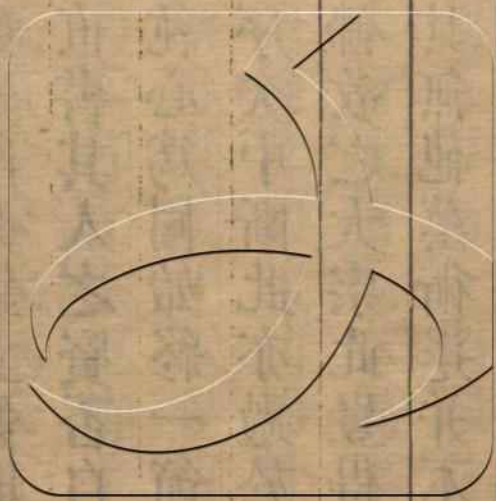
有差等惟黃巢未仕於唐而列於逆臣殊覺名實不稱
 此明史所以有流賊傳也 舊書杜伏威羅藝苑君璋
 李子和俱列羣雄內與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
 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後不復出長安後以輔公祏誣累
 太宗登極曾爲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後歷官數十年以
 善終此豈得尙與羣雄同卷乎羅藝苑君璋雖降而再
 叛然既爲唐臣則唐之新書另編爲卷不復與羣雄同
 列惟李密蕭銑亦曾降唐而仍入羣雄則以此二人地
 大兵衆唐初已隱然如敵國與竇建德王世充相等未
 便入之降臣內耳又舊書輔公祏次於伏威後以二人
 同起事也闕稜王雄誕又次公祏後以其爲伏威部將

也然伏威降唐後公祐反而稜與雄誕皆爲唐効力此豈得與公祐相次乎新書稜雄誕附伏威傳後而公祐另入羣雄內舊書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无量皆在列傳新書改入儒林以其深於經學也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改入文苑以其優於詞學也孫思邈在方伎改入隱逸以其人品高不僅以醫見也李淳風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護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極盛三思等皆其子孫寵倖冠一時故皆附其傳後也楊國忠亦改入外戚以楊貴妃之兄也邱神勣本附其父和傳後改入酷吏以其與周興來俊臣等同肆毒也馬三寶本柴紹家奴附紹傳後改入功臣傳以其爲國立功則紹不得而有之也祖孝孫傳仁均無傳以孝孫明樂律事已入禮樂志仁均明歷術事已入歷志也楊元炎薛季景本在循吏傳改與桓彥範等同卷以蘇二張時同事也李齊運本蔣王暉之孫若論新書子孫附於祖父傳之例應入暉傳乃另立專傳以其與裴延齡等同惡故與之同卷也王宰舊附其父智興傳後乃另立專傳以其討劉稹之功大也獨孤及舊附其子朗傳內新書則傳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從父也滄州程日華舊附義武張孝忠傳內以滄州本屬義武也新書另立橫海專傳是時日華能守滄州朝命以滄州爲橫海鎮特

授日華爲節度橫海一鎮自此始故也甘露之變舊書
詳於宦官王守澄傳內以仇士良繼其職故合爲一傳
也然甘露之事究與守澄無涉新書故另立士良傳而
詳其事於傳內也他如立宗室宰相傳見皇族之有人
也立蕃將傳見外夷亦効用也唐末諸鎮周寶鄧處訥
劉巨容顧彥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趙犇等
舊書以諸人皆涉五代不復立傳新書傳之以其事尙
多係唐末造也然趙光允王處直後皆歷仕梁及後唐
新書光允傳但至知制詔而止處直傳但書天復初封
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尙唐所授其後則不復敘也
韋應物鄭谷等皆有詩名而無事蹟可傳則於文苑序
內見其姓名謂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傳亦可見新書
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溫王重茂中宗崩韋后立爲帝
睿宗卽位退封襄王開元中薨追謚殤帝舊書有傳新
書既不列於帝紀而皇子傳內亦無傳殊爲缺略長孫
順德舊在功臣傳內新書改附於長孫无忌傳後按高
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劉文靜次卽順德今反不
立專傳而附於无忌後蘇瓌張說舊不同卷新書旣以
當時燕許並稱而改編作一卷矣長慶中詩人元白並
稱舊書同在一卷新書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與
李義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彥範等之前不且顛倒時
代乎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

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乎陽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諫官入之列傳可矣司空圖避亂晦迹入之隱逸可矣乃又創立卓行一門以位置之張易之兄弟舊書附在名臣張行成傳後本屬不倫新書別無可位置遂亦附行成傳後薛懷義舊附外戚武氏傳後固屬非類新書以其無可附遂并不立傳夫卓行一門既可創爲之矣此等獨不可立倖臣傳乎李忠臣喬琳舊在列傳新書以其晚節受朱泚僞命遂改入叛臣傳夫叛臣必如高駉朱玫等首倡叛亂者方專立一傳喬李等不過從賊耳從賊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盡力助逆僅附泚傳中而喬李曾有功於國晚節一蹉跌轉列爲叛首而并以附泚之蔣鎮等附其傳後更覺失當豈以二人曾爲將相故責之獨重耶又舊書無藩鎮傳殊覺淆混新書則魏博鎮冀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爲一卷便覺一覽瞭如然旣分鎮立傳則此一鎮之主帥更替承襲但依次直書其人之賢否自見新書則以田宏正張孝忠等之純心爲國始終一節者又提出另入列傳遂使一鎮之序次中斷此亦過於分別之病至僧元奘爲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豈得無傳舊書列於方伎是矣新書以其無他藝術遂并不立傳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藝術也無藝術獨不可以方外處之乎余嘗謂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倖之懷素

究屬史家缺事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增舊書處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据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

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陷賊後不知所在新書增高力士女冒為

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增密為魏公設壇即位改元永平又增密與宇

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弒逆又增賈潤甫勸其稍節興

洛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增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朗傳增圓朗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為主會盛彥師被

執在圓朗所恐二克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

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朗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增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徵謂

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

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

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

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見其逢君

惡之

劉仁軌傳增 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

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此正見其忠於為國之處 舊

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增 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

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增 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

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增 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為后故事

韓瑗傳增 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為言

陸象先傳增 元宗初即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

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日帝何以得立日有一時之功

象先日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蘇頲傳增 吐蕃盜邊元宗欲自將討之頲極諫以為不

可乃止

李景伯傳增 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

權太重授非其人則釁易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

秩卑任重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增 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為相業之始而舊書不載

又崇在帝前序進郎史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

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賣耶此見元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增 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啟天子倖邊

功此見大臣遠慮 又增 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

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

增

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

增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

齡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

增

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儼

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

增

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

順之言引張說爲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私乞改之兢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

增

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末

楊慎矜傳

增

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

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元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鉞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

增

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

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卽以送吏代

之

又增

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

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

十二身卷言 卷二十一
遂焚前詔

郭子儀傳增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增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爲採訪使李希言

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又增晏所用管計帳者皆

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

於名又增傳末附韓洄元琇裴臆李衡包佶盧徵李

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

利國者

崔渙傳增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增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

反乃遣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

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增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

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

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增元宗出奔光遠爲京兆尹僞遣子東見祿

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爲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卽命

休還洛

王思禮傳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

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

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增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

越二人又增邙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

險就平地故敗又增代郭子儀營壘麾幟無所更一

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又於郝庭玉傳記朝

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嘆賞庭玉曰此

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增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

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

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又增

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

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

田承嗣傳增承嗣先為安史偽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

固場

田悅傳增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

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

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增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

有譚忠者為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

邑見與若為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增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

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增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增譚忠勸其以地歸朝

段秀實傳增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增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

後又有書來誘為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

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又

增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

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

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

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增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

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

多疲斃天子勅勿屑屑較爾反以為不足乎回紇語

塞

李希烈傳增寶良女為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

吾能殺賊果為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

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寶良女不載

鮑防傳增策賢良方正防闕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名

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恹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暉傳增暉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

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

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

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賢操

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任

李吉甫傳

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三峽一路

以分賊勢劾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

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

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

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

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

本而新書尙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權德輿傳

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可起

復

張薦傳

增

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爲所拘繫薦上疏請以

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

真卿

蔣乂傳

增

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

房自大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

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

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鏐傳

增

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

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鏐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

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幾傳增番舶至粵向有下棧稅有闕貨宴錢幾帥粵
悉禁絕之海南死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至則沒
入幾不爲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增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
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
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
爲一矣

鄭綱傳增宦官竇文瑒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
綱力諫止又增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綱漏言於
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
爲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
乃悟

崔宏禮傳增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宋擁兵自固
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
斬其兵以鄆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增武宗卽位起爲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稷欲
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增式爲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
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爲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增徽爲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

宣歙幕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
士及爲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

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增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增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為牛李黨

事之始又增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

李宗閔交結書此蓋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會為之

李石傳增石與文宗論為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

觀開元之治石欲強帝意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

堯舜又增討劉稹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

破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倣傳增宣宗以李遂為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倣封還

詔書帝方作樂不暇遣使即令樂工追節還

李珣傳增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為嗣既崩中人引宰

相商議所當立珣曰帝已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

人皆危之珣曰臣下知奉上命而已安與禁中事後

終以此被貶

李德裕傳增德裕帥蜀時築壽邊樓仗義城禦侮城柔

遠城等事又增宰相閣百官非公事不入自李宗閔

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為相奏文宗禁止

又增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為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

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為帝所見帝不悅武宗

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

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

載崔暉魏劔丁柔立等皆為德裕訟寃者

馬植傳增植與中尉馬元贇善元贇以上所賜帶遺之

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知其通近侍遂出之

崔安潛傳增安潛之將張自勉討王仙芝有功宋威忌

之欲令隸麾下宰相鄭畋謂如此則自勉以功而受辱也何以勸立功者

朱宣傳增朱全忠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

李輔國傳增輔國逼徙上皇高力士叱令為上皇控馬之事

魚朝恩傳增吐番入寇朝恩欲遷都洛陽郭子儀疏諫以為不可增朝恩譏誚宰相温造面折其議增朝恩

為其子請進官左右已以紫衣進增元載密謀擒縛朝恩

田令孜傳增令孜導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

嗣襄王煜為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帽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增中人

曹知愨與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歸之令孜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

此等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為監軍以去而已按此等事皆令孜之釀禍肆惡不敘於令孜

傳而誰傳耶

黃巢傳

增

王仙芝爲宋威敗於沂州仙芝亡去威因奏

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

又徵於是皆怨

又增

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王仙芝黃

巢皆詣渥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

巢以官不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衆安歸乎因

擊仙芝仙芝憚衆怒亦不受官分其衆各路剽掠

又

增賊將朱溫爲王重榮所敗遂降於重榮

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章疏皆有關於時

事政術者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竇建德傳

增

建德微時盜夜劫其家建德殺三人餘不

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

縻使盜曳出又殺數人

李靖傳

增

太宗手書二則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中制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知公起

居狀後權德輿見之流涕曰君臣之際一至此耶

杜正倫傳

增

正倫初欲與城南諸杜敘同族不許相傳

城南杜固有壯氣正倫旣執政奏鑿杜固以通水利

旣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太子承乾傳

增

承乾學蕃人設穹廬自作阿汗死令其

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愚摩作一設又言有

諫者輒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李傑傳增斷獄有婦人與道士控其子不孝傑究得其
實殺道士

許敬宗傳增敬宗辨濮陽之帝邱及濟漯斷流見其博
雅

張錫傳增錫與蘇味道俱坐罪繫獄錫日膳豐侈不少
貶味道席地菜食武后遣人覘之乃憐味道而惡錫

裴炎傳增炎子仙先以諫武后流瀼州逃入北庭致富
數千萬能訶朝廷陰事后遣使殺流人仙先預知之

與追者格鬥會后又赦流人遂得免後官至工部侍
郎

裴寬傳增寬為潤州參軍人有餽鹿肉者不可卻則受
而埋之於後圃為刺史常說樓上所見問知其故遂

以女妻之寬衣碧瘠而長人呼為碧鶴雀
哥舒翰傳增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用兵十十伍伍官

兵阨於隘道遂大敗
嚴武傳增武八歲時擊死父之寵妾及節度劍南最厚

杜甫亦屢欲殺之李白作蜀道難為甫危之也
劉晏傳增晏八歲時元宗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

王嶼傳增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
錢為鬼事嶼為祠祭使乃用之祠廟

關播傳增李元平築汝州城李希烈潛使人應募遂為
內應縛元平去以元平本播所薦也舊書以李元平

傳後附播傳故此事載元平傳新書則以此事附播傳而不復立元平傳

邵說傳增說面奏德宗自解失身陷賊之處甚詳

李賀傳增每日出遊使童奴背古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

韋臯傳增臯沒後有議其箭有定秦二字以為蓄異謀者陸暢為辯云定秦者匠名也事乃白又增李白為

蜀道難以斥嚴武暢反之為蜀道易以美臯

田悅傳增張仝固守待救放紙鳶至馬燧軍謂三日不救士且盡為悅食燧乃進軍破悅

劉元佐傳增元佐母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白事者甚畏懼即戒元佐汝父吏於縣時亦當爾汝可倂受

耶又增汴州相國寺佛軀出汗元佐大施金帛人皆效之輸納無算元佐籍之以充軍賞

盧坦傳增杜黃裳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將破產盍戒之坦曰凡官廉者必不積財積財者皆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也不若聽其不道以散人

韋綬傳增綬讓楊凝為舉首及為學士德宗嘗與韋妃幸其院值其寢以妃蜀襪袍覆之

胡証傳增裴度未顯時飲酒店為武士所窘証突入座上豪飲取鐵燈檠手合其跗謂諸人曰我欲為令不

順宗在東宮時因妃蕭氏母聞國公主之累儲位甚危泌百端奏說上意方解舊書詳載之與新書所云帝有廢立意泌再三言立姪不如立子之語相同此事當可信也新書亦謂繁所作家傳多不經據其近實者著於篇而陸贄傳則本於以明太子無罪一事為不可誣則亦知此事之猶可信耳

宣公奏議也

新書增贊請以五術者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羅察五要而官事又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贊疏言國內空虛不宜務遠遺近請先事李希烈徐嗣明悅等此在澤

師未變之前已而果驗又勸德宗開誠納諫等語又諫帝欲官獻瓜果者一疏 **李絳**

傳則本於蔣偕所撰遺事七篇也

新書增其論敬大臣遠小人一疏論納諫一疏又魏博田季安

死軍中請以其子懷諫襲絳請遲之已而軍中果立田宏止以六州歸命絳請速與節鉞并大犒賞以獎其忠義按絳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偕撰次七篇以

高駢傳則本於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也

新書增駢先復安南為監軍李維周匪其

功不奏幸駢所遣使王惠贊問道得達又移帥蜀南詔方攻雅州聞駢名即遁去駢裁減軍士衣食兵亂駢圍中免既而誅亂者嬰瑞皆斬旋移淮南為都統討黃巢遣張濬敗巢巢懼乞降駢信之時所徵各鎮之師皆至淮南駢欲專已功奏盡遣散歸巢知之即告絕駢怒又遣濬往討濬敗死又敘畢師鐸秦彥楊行密孫儒之亂甚詳

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

新書增元宗欲以天下事付李林甫力士極言威柄不可下移及立太子時李

林甫以武惠妃方寵故屬意其子壽王力士勸帝推長而立山是肅宗儲位遂定時楊國忠主川兵雲南喪師數十萬莫敢奏者力士密奏之後力士貶巫州柳芳為編

其意 亦可見景文採輯之勤矣至唐末諸臣各傳俱比舊

書詳數倍則舊書本太略耳

新書刪舊書處

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迹并有舊

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如穆宗宣懿韋后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量后傳書有目無傳新書補傳之懿宗恭獻

王后并無其目新書亦為補傳可見搜考之博也然於

舊書事迹反有刪之者長孫無忌傳帝自製威鳳賦賜

无忌李百藥傳有封建論一篇豆彥威傳議僕射上事

儀注宜遵開元禮受冊官與百僚答拜不得坐受劉沔

傳沔嘗戰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夢有人以雙燭

引之遂起果有光前導自後破敵危難時常有此光及
罷鎮光遂息沔亦尊卒李德裕傳有自著窮愁志及論
冥數一篇舒元輿傳有諫祀九宮貴神不宜稱臣署御
名此皆舊書所有而新書刪之以其無大關繫也李嗣
業傳舊書記其新店之戰郭子儀已爲賊兵所包嗣業
引回紇兵衝之轉敗爲勝之功甚詳新書刪之以其香
積寺之戰功已冠軍也王武俊傳舊書李寶臣與朱滔
破田承嗣代宗使中貴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爲承
倩所詢寶臣慚武俊遂勸寶臣劫滔兵反與承嗣合新
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武俊傳也劉怱傳舊書怱本朱
滔部將先勸滔勿反及滔舉兵敗歸疑怱有異志不敢

人怱乃具卒伍郊迎二十里入之人以爲忠於所事新
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怱傳也呂元膺傳舊書元膺爲
東都留守李師道遣門察訾嘉珍至東都結僧圓靜糾
約山棚民爲變新書亦刪之以此事已見李師道傳也
韋諤傳舊書楊國忠貴妃旣死於馬嵬元宗將發從駕
軍士猶懷去就陳元禮不能制適益州貢春綵十萬至
帝召六軍散之令各自擇便軍士乃俯伏流涕曰死生
從陛下按此事應入元禮傳與諤何涉新書於諤傳刪
之亦見其去取得當也張茂宗傳德宗以公主字茂宗
茂宗丁母憂詔起復成禮諫官蔣乂疏言非軍中不宜
墨纓從事舊書載其疏於茂宗傳新書刪之改入乂傳

亦見其移置得宜也渾瑊傳舊書記平涼之盟瑊爲吐蕃所劫單騎脫歸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尚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陸贄傳舊書謂贄惡竇參參之死贄有力焉新書刪此數語轉於參傳載贄救免之疏似爲瑊贄諱者以二人皆名臣也李義府傳舊書御史王義奏其年少時以貌美爲劉洎馬周所嬖此正見義府之無耻魏少遊傳舊書少遊觀察江西有京吏賈明觀恃魚朝恩勢肆惡事敗元載受其賂判往江西効力少遊以載故優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日卽杖殺明觀人以是賢路而醜魏此正見少遊附勢之無品裴延齡傳舊書載陸贄劾延齡一疏甚詳此正見延齡之

奸贄之正而新書皆不載亦似爲之諱者然義府延齡等人本卑劣何必爲之掩飾也至如田悅傳朱滔方圍悅之貝州田緒殺悅卽以兵與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滔於涇城此事有關於三鎮離合之故而新書刪之王處存傳黃巢據長安處存以兵五千白縵爲號夜入京賊驚遁去而京師少年亦倣其白號劫掠坊市賊覘知復入京召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此事見巢禍之慘新書亦刪之此皆不當刪而刪者而尤甚者戴胄義倉爲千古積貯之良法舊書胄傳載其疏甚詳而新書刪之張宏靖傳舊書劉總以幽鎮歸朝欲盡革河朔承襲之弊請以已鎮分爲三道仍籍軍中宿將送於朝欲朝廷官

之使幽薊之人知慕朝廷官爵及疏上而宰臣崔植杜元穎不知遠計時已命張宏靖節度幽薊但欲崇重宏靖以總所鎮全界之其將校在京者悉令隨歸故宏靖至鎮不數日復亂白是再失河朔此事大有關繫而新書亦刪之此則景文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按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其貌乎新書則云認圖破銑之狀以進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殊無來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兒女牽

愛
許敬宗傳舊書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

高士廉其知機要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檢校中書
侍郎太宗破高麗於駐蹕山敬宗立馬於御前受旨草
詔書是敬宗忽隨太子在定州忽隨太宗草詔語殊不
明新書改文本卒驛召敬宗至行所
韋陟傳舊書陟卒太常謚爲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
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
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改真卿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
當合二行爲謚

元載傳舊書載父景昇任員外官居岐州載母携載適
景昇冒姓元氏語不可解然則載本何姓耶新書云父
昇本姓景爲曹王妃元氏主田租請於妃冒爲元氏

崔光遠傳舊書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
援之及光遠在魏州使李處崆拒賊子儀怒不救處崆
遂敗此事殊不明晰光遠曾救子儀子儀何以反怒而
不救光遠耶新書謂子儀戰汲郡光遠僅以千人援之
戰不甚力故魏州之戰子儀怒而不救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
圖存言公則拯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刻私當
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之將其擒李子通降汪華及
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爲唐宣力也舊書先叙明高
祖詔伏威使雄誕討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爲唐盡力新

書不先叙明則此等攻討全是爲伏威矣雄誕造遂安壘論以國家威靈所謂國家者唐耶伏威耶

魏徵對太宗忠臣良臣之論舊書云良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新書改云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夷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不過竄改數字無他意義

傳奕請除釋教疏舊書有云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寺塔糜損國家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托妃主潛行謗讟遂死西市言因諫佛事爲僧尼傾陷也語已不甚明新書改云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

毀宰臣內見嫉妃嬪尤不可解并失本意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云戰羊馬成何語耶

盧汝弼傳舊書太原使府有龍泉亭汝弼父簡求節制時手書一詩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但西嚮俯首而已新書改云太原府子亭其父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汝弼未嘗居賓位轉不明晰

甘露之變舊書本紀書仇士良率兵誅王涯賈餗舒元與李訓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按

是時李訓見事敗卽出奔鄭注亦尙在鳳翔非同日被殺也新書先書壬戌李訓謀誅宦官不克出奔戊辰鳳翔監軍殺鄭注較明然李訓出奔後仍被殺又不書又涯等被殺朝中無宰相乃以鄭覃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新書覃石入相反叙於士良殺朝臣之前亦誤蓋舊書以甘露之變係之壬戌新書則係之乙丑故有此誤也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如德宗奉天之詔山東武夫悍卒無不感涕討李懷光之詔功罪不相掩亦曲盡事情而本紀皆不載

并陸贄傳亦無之其列傳內如李密討隋帝檄文祖君彥之詞也徐敬業討武后檄文駱賓王之詞也太宗徐賢妃諫伐高麗及興土木一疏封常清臨死謝表代宗獨孤后崩帝命常袞爲哀冊文情詞悽惋時稱絕作李克用收復京城後楊復光所上露布列諸將功伐最詳贄此皆傳誦至今者而各傳皆不載惟徐賢妃疏則節數語存之至如舊書畢構傳有詔歷數貪吏之弊最爲切中詔云邑屋之間蓬蒿俱或地有格幹梓漆之家有畜產資財卽被賄通並從取奪者有吝悞因事以繩相侵大枷切削性命懷寃抱痛無所訴陳亦以

其四六而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尙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

見也惟凌烟閣續圖功成一詔係駢體獨全載於李晟傳則以事本嚴重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此正宋子京相題之巧其他駢體中有新語不忍棄者則寧代爲改削存之如姜皎當元宗爲臨淄王時卽傾心擁戴幾得重禍帝登極賜之詔云否當其晦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新書改云否當其晦則必滅乃宗泰至其亨則所酬未補又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爲政疏有云人慢吏濁僞積贓深若以寬理之何異命王良御騁捨術策於奔蹠請命跼攻疾停藥石於膚腠新書改云捨術策於奔蹠則王良不能御騁停藥石於膚腠則命跼不能攻疾語自較勝又如昭

宗爲劉季述所廢幽於宮中反正後罪狀季述之詔有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爲凶器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綢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繪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此詔卽用詔中語叙帝幽辱之狀謂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紙筆銅錢亦疑作詔書凶器而不與時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間外廷此可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棄委曲幹旋之苦心矣又郭虔瓘傳獨存駢體一詔乃元宗以虔瓘與阿史那獻不協特爲和解者此無甚關係而獨存之則以舊書虔瓘傳無此詔故轉補之以見其採掇之博也其他如章疏之類有關政體治道者或就

四六改爲散文或節其要語存之固未嘗概爲刪汰此則子京用意之深不以文詞而沒其議論耳

新書好用韓柳文

歐宋二公皆尙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做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又於劉禹錫傳載其所自作子劉子一篇以見其處境之志杜牧傳載其罪言一篇以見其經世之才此皆文

人氣類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白居易傳舊書載其與元稹書極叙作詩之功及得名之處後移忠州與稹相遇於夷陵流連文酒寫木蓮枝圖以寄朝士晚歸東都作池上篇寄興樊素小蠻及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等事新書則一切刪之專叙其疏諫吐突承璀不可將兵獻虞人箴以做穆宗好獵并措置河朔請令李光顏將兵裴度鎮太原等疏與舊書命意迥別蓋舊書專表其詩才之高襟懷之曠置之恬淡一流而新書則欲著其立朝丰采議論以見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

新書詳載章疏

新書於舊書內奏疏當存者或駢體或雖非駢體而蕪詞過多則皆節而存之以文雖蕪而言則可採也其節存者徐賢妃諫興師動土木一疏李大亮諫賑突厥一疏房元齡諫伐高麗一疏褚亮論九廟七廟一疏諫獵一疏于志寧諫太子承乾書及緩刑等疏許敬宗薦張元素合狐德棻等一疏劉仁軌奏戰士不被恩賞難於用命一疏高季輔應詔陳時政損益五篇韋承慶諫太子賢一疏明堂災一疏韋嗣立修學校止刑殺禁封戶等疏徐彥伯樞機論薛登選舉過濫一疏韋湊議駁改葬節愍太子一疏張廷珪諫造大像一疏楊綰請復古孝廉一疏及公卿大臣核議一疏郭子儀辭尚書令一

疏王嶼傳內梁鎮諫祠祭一疏皇甫鎛傳內裴度諫其入相一疏竇參傳內參既貶德宗欲殺之陸贄諫以爲殺之太重一疏陸贄傳內諫設瓊林大盈庫一疏蕭倣諫作佛事一疏此皆因舊疏繁蕪而刪存其要語者也他如魏徵傳徵與封德彝在太宗前論大亂之後易爲治及戒土木論刑賞君子小人不宜參用十漸十思等疏馬周傳論大安宮宜崇奉太廟宜親祀刺史不可世襲樂工不可賜官太子宜預教守令須慎選等疏魏元忠傳論文武二途一疏凡舊書所有者仍一字不刪并有舊書所無而新書補出者張九齡傳載其重守令一疏見當時重內輕外之弊也宗楚客傳載其陳符命一

十二史各書 卷十一
疏以見其求媚也張廷珪傳載其諫襲回鶻及買蕃馬
二疏以其有關於邊備也崔渙傳載其劾元載一疏所
以著載之惡渙之直節也李晟傳收京後李懷光尙據
河中載晟所奏懷光有不可赦者五見晟之公忠體國
也至如高郢傳載其諫營章敬寺一疏杜佑傳載其省
官節用一疏程元振傳載柳伋劾元振一疏亦皆有關
國計利害民生休戚未嘗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
作史之深意非徒貴簡淨而一切刪汰也

新舊書互異處

本紀儀鳳二年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敗績舊書書
審禮被俘新書云審禮死之

開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之死舊書爲拔曳固所殺傳
首京師新書子將郝靈佺斬默啜

二十年敗奚契丹獻俘闕下舊書信安王禕獻俘新書
謂忠王浚獻俘是時浚爲元帥未行禕爲副元帥敗敵
新書以主帥爲主舊書則從實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舊書李林甫薨於行在所新書
李林甫罷按是時林甫從駕驪山死於邸生前未嘗先
罷官也其後削奪官爵則死後事乃先書罷殊無據
永泰元年郭英乂之死舊書劔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
馬使崔旰所殺新書崔旰反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
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十二史劄記 卷一
成汭之死舊書汭以舟師援鄂而雷彥恭乘虛襲陷江陵軍士聞之皆潰汭投水死新書汭與楊行密戰於君山死之

哀帝之立舊書蔣元暉矯宣遺詔立輝王祚為皇太子即位新書朱全忠已殺昭宗矯詔立輝王為太子即位列傳邵王重潤之死新書本傳中宗子重潤與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兄弟出入宮禁后怒杖殺之武延基傳云與重潤等竊議皆得罪縊死二傳杖與縊稍不符合舊書張易之傳則云重潤等竊議二張后付太子自鞠問中宗時為太子太子並縊殺之武延基傳又云武后咸令自殺是二傳一以為中宗所縊死一

以為后令自殺又不符合蓋中宗之殺之或令自殺皆迫於武后之威也新書竟書武后殺之較為直截

史朝義之死舊書朝義敗投幽州偽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擒之送款來降新書朝義走莫州欲決死戰田承嗣請身守莫州勸朝義至幽州以懷仙之師來戰朝義乃以老母幼子為托而自往幽州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朝義謀走入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是朝義被擒在幽州非莫州也

楊思訓之死舊書謂慕容寶節置妾于別室邀思訓飲思訓責以不宜背妻寵妾妾怒密置毒酒中思訓飲盡便死新書則謂寶節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答寶節懼

其洩遂毒之死

裴馬舊書裴行儉與李敬元同典選有能名時稱裴李
新書行儉與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按新唐書盧從愿
傳謂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從愿與李
朝隱典選亦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王仙芝之死舊書謂仙芝敗宋威朝廷以王鐸代威討
賊斬仙芝首獻闕下是斬仙芝首者鐸也新書謂仙芝
攻洪州宋威往救敗仙芝于黃梅斬賊五萬獲仙芝傳
首京師則斬仙芝者乃威也

上官儀之死舊書謂儀爲許敬宗誣其與梁王忠通謀
遂賜死新書謂武后旣得志帝爲所制欲廢之召儀使
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訴帝羞縮曰儀教我由是敬宗
誣搆之死

盧奧治廣州有清節舊書謂開元以來廣府清白者惟
宋璟裴仙先李朝隱及奧四人新書謂朝隱璟及奧三
人

哥舒翰之死舊書謂火拔歸仁執翰送安祿山降之祿
山閉翰于苑中潛殺之新書謂廣平王收東京時安慶
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第五琦之爲租庸使舊書賀蘭進明令琦入蜀奏事元
宗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元宗所授也新書謂肅宗
在彭原琦爲進明來奏事帝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

肅宗所授官也

李揆之死舊書謂揆奉命爲入蕃會盟使行至鳳州卒新書謂揆至蕃其酋問曰聞唐有第一李揆公是耶揆恐被畱乃曰彼揆豈肯來耶歸至鳳州卒是揆入蕃後始卒於歸途也

章見素傳舊書載其爲楊國忠所引在相位無所是非但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詞新書則謂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見素謂難將作矣明日與國忠入見極陳反狀是見素未嘗無言者蓋其奏祿山必反亦附合國忠意耳然舊書傳論又謂見素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時論謂其取容于國忠不知

其時勢之不能匡救也則又與本傳異豈本傳乃國史原本而傳論則修史者之平心持論耶

呂渭傳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洋回柳再榮時以爲瑞柳渭試進士以之命題舊書謂上聞而嘉之新書云上聞之不以爲喜

姜公輔傳舊書謂不知何許人新書謂愛州日南人陽惠元傳惠元爲李懷光所襲出奔懷光遣冉宗追之舊書謂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井中冉宗俱出而害之新書謂惠元被髮袒而戰死二子晟鬻匿井中遇害韓遊瓌傳舊書謂德宗避京師之亂倉猝出幸奉天遊瓌率兵赴難自乾陵北向醴泉拒朱泚會有人自京來

言泚兵旦夕當至上遽令追遊瓌來奉天遊瓌甫至泚兵亦至遂拒戰是遊瓌之至由德宗召之也新書謂遊瓌趨醴泉有詔赴便橋而途遇泚兵遊瓌欲還護奉天中使翟文秀曰吾兵至奉天賊兵亦隨至是引賊逼君也不如壁于此拒之遊瓌曰賊兵多抗我乎此猶能分兵至奉天不如先入衛遂還奉天泚兵果至遂與戰是詔令赴便橋而遊瓌以救駕爲急自赴奉天也

劉稹傳舊書謂稹拒命時其從父故節度使從諫妻裴氏召諸將妻入宴裴泣謂諸將妻歸各語汝夫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爲托諸婦皆泣下故諸將爲稹盡力後稹伏誅裴氏亦以此極刑新書則謂從諫妾張氏素有憾于裴誣奏裴語如此陷之極刑

李師道傳師道死舊書謂其妻魏氏出家爲尼新書謂魏氏沒入掖廷王鐸傳舊書謂黃巢之亂官兵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以收京諸將功伐令鐸量其高下承制爵賞下又云巢出關時溥請身討之乃以溥爲都統罷鐸都統之任是收京時鐸正爲都統也新書則謂巢戰數敗宦官田令孜知賊必破欲使功歸于己乃搆鐸罷爲檢校司徒鐸功將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不數月遂平京師是鐸于未收京之前已罷都統矣接收京露布係宦者楊復光所上而無鐸名則鐸早罷都統矣舊書應誤

王龜傳舊書龜觀察浙東江淮盜起攻郡為賊所害是龜被賊殺也新書但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則似未被害者

元稹傳舊書謂稹宿敷水驛與內官劉士元爭廳為士元擊傷面新書謂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傷面按白居易救稹疏亦謂與劉士元爭廳而新書云

仇士良者蓋士元隨士良至而擊稹耳仇士良傳亦云稹爭廳則

李紳傳舊書謂李錡辟紳為掌書記紳不就錡怒將殺之遁而免新書謂錡脅中使奏留已召紳作疏紳陽懼至不能成一字下筆輒塗去錡注白刃令易紙終不成乃召許縱為之而囚紳獄中錡敗乃免

路巖傳巖為相委親吏邊誠與郭籌相倚為奸舊書云事敗出為成都尹改荆南尋罷之新書謂事敗貶新州賜死別取其喉先是巖奏賜死者當別喉以驗至是自及云

憲宗之弑舊書謂宦者陳宏慶新書作陳宏志舊書宏慶等弑逆不言王守澄新書謂守澄與宏志等弑帝

楊復光傳舊書謂復光監軍討賊遣吳彥宏諭降黃巢巢即令尚君長等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新書謂復光諭降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出

降宋威密請誅君長故仙芝復叛按是時仙芝為賊首巢其將校也復光諭降是仙芝明甚

張巡傳舊書謂蒲州河東人新書謂鄧州南陽人
鄭畋傳舊書畋鎮鳳翔病乃表薦李昌言詔可之召畋
赴行在新書黃巢據京城畋移檄討之遣大將李昌言
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襲畋畋登城謂曰吾方入朝公能
爲國討賊則可矣乃委軍而去通鑑與新書同
王重榮傳新書宦官田令孜以重榮不肯歸鹽池俱禁
軍使朱玫討之重榮率李克用以兵來戰于沙苑禁軍
大敗同舊書但云沙苑之戰禁軍爲重榮所敗令孜挾
天子幸寶雞李克用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一似沙
苑之戰克用不與其事及帝出奔後始起兵勤王者此
或後唐修史時爲克用諱耶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舊書本紀幽州軍亂逐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
後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
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主留後務仍賜名仲武是絳卽
仲武也而新書則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又殺行泰雄
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絳朝廷因命仲武爲節度是絳
與仲武判然兩人及考舊書張仲武傳史元忠爲行泰
所逐行泰又爲絳所逐適仲武遣吏吳仲舒奉表至京
宰相李德裕問故仲舒謂行泰絳皆客將故人心不附
仲武本舊將素抱忠義可爲帥德裕乃奏以仲武爲節
度使是舊書列傳內亦未嘗以絳與仲武爲一人而本

紀乃謂絳賜名仲武此紀傳互異之顯然者合新書列傳及通鑑核之此舊書之誤在紀不在傳也新書本紀殺梁郡公李孝逸按新書孝逸傳討徐敬業有功後爲武三思所讒將置之死右念其舊功免死流儋州舊書孝逸傳亦然是孝逸未被殺也此新書之誤亦在紀而不在傳也

新舊書誤處

嚴武傳 舊書肅宗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按長安卽京兆也旣收長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並未據長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誤也蓋是東都少尹耳是時

史朝義尙據東都如劉晏亦除河南尹以盜據都城乃寄治於長水然則武所除少尹當是河南也新書則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然則舊書所云以賊阻不之官者誤

魯炆傳 炆守南陽一年與賊將田承嗣等日夜拒戰力不支乃率衆突圍出投襄陽新舊二書皆同是炆已走襄陽矣而號王巨傳巨奉命節度河南詔貶炆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曰若炆能守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巨至內鄉賊解圍走巨乃至南陽宣敕貶炆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炆復位據此則炆尙在南陽也來瑱傳亦謂炆守

南陽詔以瑱代之號王巨奏昺能守南陽乃詔各復本位下又云賊攻南陽累月瑱救之爲賊所敗是昺亦尙未失南陽數傳核對俱不符合當是巨至南陽時昺尙守城賊暫退去其後又來攻瑱救之又爲賊所敗昺于是走襄陽耳

郭子儀傳 新書代宗卽位子儀懼程元振讒乃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按舊書子儀表代宗云陛下貽臣詔書一千餘篇自靈武河北河南臣所經行蒙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是代宗爲廣平王與子儀同收復兩京時軍中往來手札也代宗旣卽位故卽謂之詔敕新書以爲肅宗詔敕殊誤

舊書興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東南擒其僞相朱良祐李俊等滔遁歸幽州按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悅田緒等傳是時泚因涇師之變僭據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悅等方連衡抗朝命泚遣人冊滔爲皇太弟使發兵趨洛陽與已合勢滔率兵而南悅託詞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貝州武俊抱真以滔強橫難其事遂合兵襲滔大敗之朱良祐等被執滔遁歸幽州是滔至貝州卽敗去未嘗近京城也新書武俊等傳則謂敗滔于涇城田緒傳又謂與武俊等敗滔于涇城然則舊書所云京城東南者蓋涇城涇城之訛也其地當在貝州耳而新書本紀此戰之前又書渾瑊及朱滔戰于武川

亭敗之朱滔自貝州敗後卽歸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旣未到京西何得有與城戰武川之事據城泚二傳是時德宗在梁洋城爲行營副元帥李晟方圍泚於京城城自行在來援泚遣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來寇武功城與吐蕃兵敗之武川亭斬首萬計是城武川亭所敗乃泚將而非滔也而云城與滔戰武川亭此又新書之誤也或書云與泚戰而泚刻爲滔耳

歐書賊將必書賊首名或以泚所遣

將卽書爲泚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舊書張巡傳安祿山陷河洛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

乃引卒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元宗聞而壯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按巡方詐降何以元宗聞而壯之蓋巡以雍邱難守故詐降以出而併兵于睢陽與遠同守故帝聞而嘉之耳新書巡在雍邱餉路絕乃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兵遣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殺賊萬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正此事也而舊書云云此必有行墨脫落之處 新書李光顏傳未忽叙宋威會元裕討王仙芝一事大將張自勉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威忌自勉請以隸麾下欲以事殺之宰相知其謀不聽乃以自勉代元裕按仙芝之亂距李光顏已將百年與光顏何涉而

十一 史記卷十九

一車大器乘自饋夷前... 係其事于光顏傳後此... 南道與福對... 南道與福對... 劉至罪過與太守... 趙帝問而慕之且... 以兼職守姑... 腹中兼職守姑... 代臣卒精劉至... 一平五民也云宗問而... 趙主...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湯湖 趙翼 雲崧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按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即賜金四十鎰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帝即賜以蘭陵

公主園直百萬或以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是
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帝即赦
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
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
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
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
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廬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
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
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
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幸九成宮賜帛
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

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帝嘉
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為甚於煬帝帝曰卿謂
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與同歸於亂耳
帝嘆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褚遂
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即罷封禪張
元素令史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
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
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以
東西為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
役門夫帝欲斬之李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即免之權萬
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尚

十二身各言 卷十九
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
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
物驕人恐由于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
或面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
此皆見于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
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韋挺虞世南
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
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寔由于帝之
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誨英睿之主每難進
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無遺策
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

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寔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
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
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爲世大僂故深知一人
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餘非
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
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尙書煬帝
曰訕我也卽除名蕭瑀諫伐遼卽出爲郡守董純諫幸
江都卽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見吳
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
難興邦殷憂啓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
徵之諫亦動以隋爲戒謂隋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

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此當時君臣動色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爲忠君以聽言爲急其後勲業日隆治平日久卽太宗已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諫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于有所懲息生于無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時政記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對由宰相撰錄者謂之時政記按舊書唐初記注最詳備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璿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是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此始也據舊書云濤罷後其事遂寢賈耽齊抗貞元時爲相又修之耽抗罷而事又寢然憲宗嘗問李吉甫時政記記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錄也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璿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外間或不得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館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書付史官有謀議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付史官故也憲宗紀又裴休嘗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時政記或多載已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請自今宰相各自爲記令付史館

從之舊可見歷朝仍皆有時政記未嘗廢也其後又稍變其例穆宗時宰臣崔植等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宜應隨日撰錄號爲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則不必每月送史館至歲終始送矣文宗又詔時政記因循日久廢墜日多自後宰臣奏事及臨時處分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館則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書門下丞撰錄矣然皆於紀錄政事致其詳慎可爲後世法也

天子不觀起居注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歷代皆重其職唐太宗嘗欲觀起居注朱子奢曰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悠

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傳後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閣日左

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

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証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張審

帝嘗與宰相議事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

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引朱子奢事對曰史不隱善

諱惡人主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即不敢

直筆昔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

自飭也帝曰朗可謂善守職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

體庶一見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謂後帝又欲觀魏謩

起居注謩曰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帝曰我嘗取

觀之謩曰此史官失職也陛下若一見之自此執筆者

須有迴避後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論者咎朗而是謩意

唐諸帝多餌丹藥

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

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而以

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邇婆娑于金廳門

造延年之藥本紀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喪房元齡以帝

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諫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

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處俊諫曰先帝

令胡僧那羅邇婆娑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

草異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無效大漸之際高醫束手

議者歸罪于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處俊傳李

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案是

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

甫罇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尋

以泌為台州刺史令其採天白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

加燥渴裴潏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

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左右以致暴崩憲穆三紀及裴潏王守澄傳是又

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即位詔泌大通付京兆府決

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

道士趙歸真之說亦餌金石有處士張臯上書切諫詔

求之臯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

蹈之也敬宗即位詔惟賢歸真流嶺南是更明知金石

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

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為光祿卿號昇元

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敬宗本紀是敬宗又明

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事及

即位又召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籙鍊丹藥

武宗本紀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

膚澤日消槁吾甚憂之賢婦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既

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武宗

又為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即位後遣中使

至魏州諭韋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使口奏

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澳傳帝竟餌太

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
立杖殺元伯崔慎由舉是宣宗又為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

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
英主何為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

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
合元宗朝有孫甌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

德裕傳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
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伏威傳李道古既薦柳泌

後道古貶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道古傳李抱真好方術
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真信之謂人曰

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
至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

病少間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丸而
卒抱真傳斯真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為

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
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

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元宗五代一堂

肅宗為太子時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元宗臨澡
嫡孫體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進元宗觀之不樂姆

叩頭言非是元宗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
元宗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顧力士曰一日見三

十二身名言 卷一
天子樂哉吳皇此已屬盛事又按舊書順宗紀順宗生於
肅宗上元二年時元宗尙爲太上皇是元宗肅宗代宗
德宗順宗凡五代共一堂則不惟一日見三天子且一
堂有五代天子也

唐有兩上元年號

年號重襲已見叢考前編皆異代之君不知詳考致有
誤襲前代年號者至唐則高宗有上元年號而肅宗亦
以上元紀年高之與肅相去不過六七十一年耳目相接
朝臣豈無記憶乃以子孫復其祖宗之號此何謂耶元
順帝慕元世祖創業致治而用其至上元紀年故當時有
重紀至元之稱衰亂之朝不知典故固無論矣

德宗好爲詩

唐諸帝能詩者甚多如太宗元宗文宗宣宗皆有御製
流傳于後而尤以德宗爲最劉太真傳謂帝文思俊拔
每有御製輒命朝臣畢和今按本紀貞元二年宴羣臣
於麟德殿賦詩一章令羣臣和四年賜百寮宴曲江亭
賦重陽賜宴詩六韻六年又宴曲江亭賦中和節賜宴
詩七韻上巳節又宴賦上巳詩一章九年正月朝罷賦
退朝觀仗歸營詩十年曲江九日賜宴又賦詩十一年
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曲江賦詩六韻十二年御製刑
政箴一首又製中和樂武曲於御殿奏之是年仲春賜
宴麟德殿九日賜宴曲江皆賦詩十七年仲春及重陽

賜宴曲江亦皆賦詩十八年九日宴馬嶙山池亦賦詩
 皆命羣臣屬和此見於本紀者也貞元四年九日之宴
 帝親為詩序令朝官和進帝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
 等四人為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
 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吳韋
 綬在內直帝作黃菊歌顧左右目不可不示韋綬即遣
 人持往綬即附和進綬又嘗製宸辰台衡二銘賜馬燧
 燧傳杜希全赴鎮天德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諷帝製君臣
 箴賜之希全張建封入朝將還鎮帝賦詩餞之建封此皆
 見於列傳者也今載其數首貞元四年曲江賜宴詩曰
 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

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
 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士同斯情其賜建
 封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
 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
 詞報國爾所當恤人子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
 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褒貶前代忠奸

式間表墓為新朝激揚百務所以表是非之公新天下
 之耳目也唐武德元年詔隋高頴賀若弼薛道衡宇文
 弼黃純等並抗節懷忠陷於極刑特贈官加諡貞觀元
 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以極言蒙難褒叙其子孫

則不惟贈卹死者且官其後人矣麟德元年又詔訪周
宇文孝伯子孫授以官此皆褒忠令典也貞觀元年追
論隋臣裴虔通手弑煬帝之罪削爵流驩州七年又詔
宇文化及及弟智及司馬德載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
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孝哲張
愷許宏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弑煬帝者其子孫
並禁錮勿得齒叙此亦足昭輝惡之公然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化及等已死錮其子孫是矣裴虔通尙在
而徒以前代之事不復正以誅殛僅配流遐裔尙不免
失刑也武后聖歷元年又追貶隋楊素子孫不許仕京
官及侍衛

謚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謚而其人賢否不同則必核
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
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謚曰孝王珪駁之
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謚良蕭瑀卒太
常謚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謚貞褊裴矩卒初謚曰恭
劉洎以其侈肆駁之乃改謚縱封儉卒後奸邪事發改
謚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嫁女
蠻落謚曰繆敬宗孫彥伯請改謚博士王福時執不可
詔尙書省更議以旣過能改爲恭乃請謚曰恭
巨源卒太常謚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爲相不當得美

諡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諡肅愍孔戣駁之改諡平厲高瓌卒博士曹鄴議其爲相時交游醜雜請諡爲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瘡之公不專以美譽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賜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取諸諫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諡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卽察行諡之虞仲傳蓋唐猶詳慎諡法如此後世惟賜諡者始得諡旣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諡皆有美而無惡也

唐追贈太子之濫

子帝而追帝其父禮也弟而追帝其兄兄而追帝其弟已屬過當如元宗追冊中宗子襄王重茂爲帝以重茂本韋后所立爲帝後退封襄王故薨而仍以帝號還之尙不失爲厚元宗又以兄憲讓已爲太子得立憲薨追贈讓皇帝肅宗以長兄琮早薨追贈奉天皇帝代宗以弟俛有功被讒死追贈承天皇帝皆禮之過者然猶有說以處此至太子而追崇爲帝必其子卽位而追帝之如金世宗太子允恭以子章宗卽位而諡爲顯宗元世祖太子珍戡以子成宗卽位而諡裕宗是也乃唐高宗之太子宏薨而贈孝敬皇帝則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經之甚矣若追贈太子必其曾爲太子或早薨或不得其

死則仍復其舊稱如中宗子重潤在高宗時已立為皇
太孫後為武后杖死神龍初贈懿德太子憲宗立子寧

為太子薨贈惠昭太子文宗立子承為太子後廢死贈

莊恪太子此父之追贈其子也

太宗立子承乾為太子後廢不追封
高宗立子忠為太子後廢死封燕王昭

兵誅武三思敗死睿宗追贈節愍太子此以叔而贈其
姪亦以其曾為太子也高祖立子建成為太子太宗殺

之即位後仍贈隱太子高宗立子賢為太子為武后廢

死睿宗追贈章懷太子元宗立子瑛為太子以讒死肅

宗仍贈太子此以弟而贈兄亦以其曾為太子還其舊

物也敬宗子普文宗時薨贈悼懷太子懿宗子倚為劉

季述所殺昭宗贈恭哀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普

倚本應為太子特以年幼未得立而還其舊物尚不失

為厚也至未為太子而死後追贈者如元宗子琬薨贈

靖恭太子代宗子邈薨贈昭靖太子宣宗子漢薨贈靖

懷太子此則其人本不應為太子而歿以太子之號榮

之已不免紊於禮然此猶父之贈其子於名分尚順也

若元宗贈弟申王為惠莊太子岐王範為惠文太子

薛王業為惠宣太子此三王者將以為睿宗之太子耶

則睿宗自有太子憲

睿宗在武后時為帝先立憲後
元宗平內難憲讓元宗為太子

繼又以元宗為太

子此三王初未身為太子則加以大國榮封可矣太子
之稱究屬以子繼父而言非同官爵之可加贈也而以

施於未為太子之弟轉似下儕於己子之列此則苟欲以追崇見其友愛而不知轉失禮甚矣後穆宗子奏文宗時以讒死文宗贈懷懿太子穆宗已有太子敬宗為帝奏未為太子也而文宗以從兄贈之為太子亦同此失

願寧人日知錄內但舉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諱公及代宗追諡弟承天皇帝二事尚未備

帝號標后諡

以帝號標后諡乃范蔚宗後漢書追書之例非當日本制也光武陰后本諡烈以光武諡合之故曰光烈明帝馬后本諡德以明帝諡合之故曰明德章帝竇后之稱章德和帝鄧后之稱和熹安帝閻后之稱安思桓帝竇后之稱桓思靈帝何后之稱靈思獻帝曹后之稱獻穆

皆彷彿此其桓帝梁后諡懿獻二字不便合帝諡并稱則曰桓帝懿獻梁皇后此可以見范史牽合之書法也後世不察乃遂於皇后定諡時即係以帝號如唐高祖崩合帝諡曰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崩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曰文德聖皇后是反以夫從婦矣睿宗竇后之諡太常初諡曰大昭成或援范史例謂宜引聖真冠諡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或睿成以雙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或聖真昭成

以睿宗諡聖真大聖大典孝皇帝故也

謂此後漢光烈等諡例且本朝太穆文德故事也太常駁之曰蔚宗以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廟稱太義繫於子文母生號也文王諡也周公

豈以夫從婦乎後漢書不可為據詔曰可俱見皇后傳

後漢書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為

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定以德配故馬竇

二后俱稱德焉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

以下皆依而加焉按蔡邕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

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自是轉因帝號加以德上

下優劣混為一體殊非禮制諡法有功安人曰同帝

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為和熹據此則

后之有專諡始於明帝之諡陰后繼成於蔡邕之諡

鄧后又按魏道武追諡先世皇后皆無本諡北史后

妃傳序云皆從帝諡為皇后諡今按如神元皇后竇

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類是也神元桓平

文皆帝諡也其皇后無本諡故即從帝之諡也至道

武以後則后自有諡如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

哀皇后姚氏是也道武明元帝諡也宣穆昭哀后諡

也其曰道武宣穆及明元昭哀者亦史家追書之例

以帝號標后諡也

皇后哀冊尊稱

德宗昭德皇后薨侍郎李紆撰冊文曰大行皇后帝以

為不典命學士吳通元為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

為非宜如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

孫氏舊唐書

十一身答言 卷一
附葬變禮

招魂而葬本起於東漢光武姊元爲鄧晨妻起兵時元被害後晨封侯卒帝追尊姊爲公主招其魂與晨合葬此招魂葬之始也唐中宗和思趙皇后先爲武后幽死莫知瘞所中宗崩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附葬乃追諡趙爲皇后欲行招魂附葬之禮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之禮不可備棺槨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于魂舉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覆以夷衾而附葬焉從之睿宗劉后竇后亦皆爲武后所殺莫知瘞所後亦招魂葬之蓋亦仿趙后例也然古不墓祭惟以立主於廟爲

重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招魂而葬是欲以歸天之魂使之入地理難強通卽葬衣冠而必先招魂於衣冠然後葬之是仍欲使魂入地也旣莫知瘞所似不必復設附葬之虛禮但奉主附廟可耳按晉東海王越歿於項其喪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歸於元帝欲招魂葬越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凶主廟祧以安神事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非神之所處也遂詔不許是晉人已有定議矣

代宗沈后德宗之母陷賊不知存亡德宗卽位屢求不獲至憲

十二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宗時羣臣請彷彿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乃以是年九月發哀先令造禕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按晉書李允傳允祖敏避公孫度之命浮海不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不獲欲行喪又恐父尚存有鄰人與父同歲者死乃以是時行喪後因徐邈勸娶妻既生子遂絕房室此亦一故事南史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牒稱主人父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返今月晦卽是再替主人弟息應以是月未除靈抑或應待主人還除靈江德藻云禮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此家內有事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迎喪而無還期諸弟若遂不除則永絕婚嫁宜咨沈洙洙議曰禮有正有從宜禮小記之文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死亡屍骨葬禮無期議者以爲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北庭無從迎柩故又申明其制今孝軌喪還未有定期在此者應除服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禮記云改葬之禮服總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諡后於廟

順宗王皇后崩太常進諡公卿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按禮曾子問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亦曰諡皇后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

爲於郊也準禮賤不誅貴子不爵母所以必諡於廟者
宜受成於祖也故天子諡於郊后妃諡於廟從之

兩太后並稱

文宗卽位時敬宗母王太后尙在而文宗自有母蕭太
后乃號敬宗母曰寶歷太后又以兩太后難於分別乃
詔以宮名別之寶歷太后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後武
宗卽位文宗母蕭太后尙在徙居積慶殿乃稱積慶太
后

皇太后不祔葬

穆宗久葬其妃韋氏生武宗亦已久亡武宗立欲以母
祔葬于穆宗之光陵宰臣奏神道安於靜光陵葬已二
十年不可更穿太后所葬之福陵亦崇築已久不宜徙
請但奉主祔廟穆宗從之

又明世宗有三后孝源元配也繼張后被廢繼孝烈方
氏薨帝欲先以其神主祔太廟羣臣請設位於皇妣睿
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
祔於祖姑之義帝曰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可祧仁宗
而以后主卽列於朕之位次羣臣言后雖宜祔享但遷
及廟次非臣子所敢言帝怒乃祔主於第九室隆慶中
從羣臣議仍以元配孝源后合葬永陵孝烈主移於宏
孝殿

按明憲宗生母周已尊爲皇太后孝宗時始崩孝宗

問劉健等耐廟禮健曰漢以前一帝一后耐二后自唐始也耐三后自宋始也三后者一正后一繼后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耐則壞禮自朕始矣遂不耐廟嘉靖中移祀陵殿題主曰皇后不繫帝諡以別嫡庶自後穆宗母神宗母光宗熹宗莊烈帝母咸用此制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謀反者族誅秦漢六朝以來皆用此法見崔仁師傳太宗為秦

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尚未為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

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沒入掖廷

族誅者既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沒入掖廷為奴婢如樊興錢九隴俱以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武后殺唐宗室壯者皆被戮幼者皆沒入為官奴李師道既誅其小男沒入掖廷此子孫之幼者也齊王元吉被誅其妃沒入宮為太宗妃廬江王

瑗既誅其姬入侍太宗上宮儀及子庭芝既被誅庭芝妻鄭及女婉兒配入掖廷吳元齊之妻沈氏李師

道之妻魏氏敗誅後皆沒入元濟師道傳師道既誅憲宗謂宰

相曰李師古之妻於師道叔嫂也雖云逆族亦宜等降

李宗奭妻亦士族也今俱在掖廷於法似稍深崔羣奏

此聖主仁惻之心也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宗奭妻

韋氏及男女皆釋韋傳御史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事誅

其女沒入宮魏謩諫出之謩傳又元載女真一少為尼載

敗沒入宮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泣投地則女之出家

者亦不免也載傳韓滉過汴語劉元佐曰宜早見天子不

可使滉大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滉傳蓋當時法令

如此然兵中亦有生貴子者肅宗為太子時元宗命高

力士選良家子侍之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藉口不如

掖廷衣冠女會有吳令珪坐事死女沒入宮力士選以

進後生代宗即章敬皇后也李錡反被誅其妾鄭氏沒

入宮憲宗幸之後生宣宗即孝明皇后也

按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沒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

官

唐女禍

報應之說本屬渺茫然亦有不得不信者唐高祖初為

晉陽畱守時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

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侍公

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寂傳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

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為妃廬江王瑗

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
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
唐子孫幾盡中毒之醜千載指為笑端韋后繼之穢聲
流聞并為其所通之武王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
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宮闈女禍至
此而極及元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
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
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
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沒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
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嘗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
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
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

武后之忍

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苻生齊明帝北齊文宣
帝金海陵煬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
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搃死親女以誣王皇后

女皇后至撫弄而去昭儀蕭淑媛下衣下何帝至陽歡笑發姦女死矣
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 絕毛裏

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

娣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

死猶殊其屍并竄長孫无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

儀其出手行事即凶燄絕人然此猶曰妬者常情不得

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

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
連染一切按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爲能于是誅戮無虛
日大臣則裴炎劉禕之鄧元挺閻溫古張光輔魏元同
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
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
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誼黑
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
人庶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顛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
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蒼劉昌從劉
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
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韋方質劉行實劉日

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躬范雲仙薛大
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璆閻知微等數十百人
皆駢首就戮如割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爲后出
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
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劔南黔中等郡
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
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
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琅琊王冲起兵
謀復王室事敗被誅于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
汝南王瑋鄱陽公謹廣漢公謚汶山公蔡廣都王瑋恒

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峻嗣鄭王璠豫章王亶蔣王煒安南郡王穎郾國公昭勝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璿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徹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鉅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爲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太宗子孫亦不是過也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爲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

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忠已立爲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澤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諷周興誣以謀反縊素節于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已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爲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于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已竟酖之死宏旣死立其弟賢爲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觸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勣逼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于宮中屢被杖元宗

時岐王嘗奏其能知雨暘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兩則沉瀆霽則佳故耳又中宗子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婿武延基則女孫婿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聞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床第寵冠一時至命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卽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畚車載其屍還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其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真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按古來太后以縱慾而殺子者後魏文明馮太后行不正有內寵李奕獻文帝因事誅之馮太后遂害帝然帝非馮后親子也明帝母靈后胡氏親生明帝帝幼登極太后恣行凶穢後帝長母子間起嫌隙太后乃毒死明帝後爲尔朱榮沉於河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無武后之雄才更不足道也

武后納諫知人

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呂后爲戒后卽使武承嗣賚救慰諭之

仁軌傳

大石國獻獅子姚瑋奏不貴異物后卽詔止其

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為瑋諫而罷瑋后欲以

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

即從之武慶季秋梨花開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為仁及草

木杜景儉獨以為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景儉河

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為皆迫脅所

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謂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

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即為赦河北景儉王求禮張庭珪諫

造大像即允之并召見面慰庭珪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

政亦從之敬則李嶠請雪舊為酷吏破家者后未聽桓彥

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嶠蘇安恒奏請歸政太子后亦

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寵倖而諱之者宜

莫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

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

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良嗣懷義度白丁為僧御史

周矩劾之后曰朕即令赴臺懷義至坦腹於床矩召吏

將按之懷義遽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病風不可

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勸矩悉配流之後矩為懷義所譖

免官亦未聞加以罪也矩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

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為耐久朋引張說為証

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欽

州然未聞致之死也易之賊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詔

桓彥範袁恕已等鞫之彥範等奏罪當族昌宗自陳為

后鍊丹有功詔雖釋之然尚以贓賂歸罪于其兄昌儀
同休而罷其官亦未聞罪彥範等也昌宗引術者占已
有天子分宋璟劾奏請付獄便窮究后陽許而令璟出
使幽州別令崔神慶鞠免其罪璟猶執奏昌宗當斬李
邕曰璟言是后雖不聽亦未嘗罪璟邕等也景易之引
蜀商宋霸子等入宮宴后前韋安石奏賤類不宜預顧
左右逐出之后更慰免不聞其罪安石也客然此猶未
直陳其淫穢之醜也至朱敬則疏諫選美少年則曰陛
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矣近又聞尚食柳模自
言其子良賓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堪充
宸內供奉桓彥範以昌宗爲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

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
揭后之燕昵嬖倖可羞可恥敵以下所難堪而后不惟
不罪之反賜敬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璟彥
範亦終保護倚任夫以懷義易之等床第之間何言不
可中傷善類而后迄不爲所動搖則其能別白人才主
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
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爲女主而所
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爲諱并若
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
撓撼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
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名臣多

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按魏文明馮后雖毒死獻文帝然能慈愛獻文之子孝文帝迄於成立孝文雖御極而性謙謹事皆決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殺戮賞罰決於俄頃王叔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冲以才見任亦由幃幄之寵錫資不可勝計然后性嚴明左右有過動加捶楚尋又待之如初或更加富貴故人人懷于利至死而不思退太后又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每至獎美王

叔等輒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

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檇杙饗饗渾沌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為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為薄此改姓也吳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為布此改名也

孫峻孫琳專權肆惡伏誅吳主孫休制其宗室屬籍但稱故峻故琳此另是一法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

罪誅貶其族為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其姓為雷氏留與劉同音也又改晉熙王母謝氏為射氏齊明帝

殺魚腹侯子響改其姓為蝟氏

蝟與蕭同音也

梁武帝弟子正德

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為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

其悖逆改其子直為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

其姓為饜饜氏隋楊元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為梟氏

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為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

為麟氏蕭良娣姓為梟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

運皆改姓蝮氏革命後琅玕王沖越王貞起兵復唐事

敗被殺皆改姓虺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為虺氏契丹首

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為李盡

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

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申宗時成王千里欲誅

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蝮氏元宗初太平

公主謀逆竇懷貞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宗

室李晉亦與太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

陋例也

朝賀近臣先行禮

朝賀時近御諸臣須于殿陛侍班故先于內殿行禮然

後隨至正殿此制蓋自唐武宗始會昌元年中書省奏

元日御舍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于未開

扇之前立欄檻內及扇開即侍立於御前是宰相近臣

轉不得行禮請御殿日宰相兩省官在香案前侍立俟

扇開卽再拜訖升殿侍立然後百官行禮從之 本紀

大臣搜檢

漢制大臣劔履上殿者例帶木劔不得有兵刃蓋防微杜漸之意魏晉以來遂著令進見者必先搜檢雖宰相不免焉唐文宗始命停之詔曰任則不疑疑則不任乃自魏晉以來虛儀檢索舊習尙存朕方推大信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後紫宸坐朝眾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本紀可知此詔以前大臣搜檢久成故事君臣一體何至猜防若此文宗可謂知政體矣然如金熙宗時海陵爲相與千餘人帶刀入宮待衛等見以爲常遂成弑逆是亦不可過於濶畧也

度牒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卽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却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 亦利哉



